通俗军事文库／中国著名战役系列

巴山血雨

——反『六路围攻』战役

庹平
刘静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外线出击

一、敌“六路围攻”的筹划……（1）

二、出击营（山）渠（县）……（22）

三、出击宣（汉）达（县）……（44）

收紧阵地

一、马鞍山反击战……（60）

二、分水岭反击战……（104）

三、万源保卫战……（121）

总反攻

一、突破青龙观……（148）

二、东线反攻……（163）

三、黄猫垭歼灭战……（172）

后　　记……（188）

主要参考书目……（190）

外线出击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

——尉缭

一、敌“六路围攻”的筹划

1933年9月中旬的一天，四川成都秋高气爽，时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刘湘在自己的官邸里，沉浸在刚刚获得胜利的喜悦之中。最近，他打败了刘文辉，并且把他赶到了西康省，从而扫除了自己统一四川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阻碍。正因为如此，刘湘今天特别的高兴。他坐在桌边，刚哼完一曲小调，又顺手端起桌上的一杯浓茶，轻轻的吹了吹，慢慢地呷了几口，然后身子往椅子后背上一靠，右手把桌子右边的第二个抽屉一拉，从中摸出了他的一张委任状。

这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于今年7月7日给他的委任状，上面赫然写着：“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

司令。此令。”

刘湘用左手轻轻地抚摸这张委任状，还把它贴在脸上亲了亲。这时，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和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交往。去年，正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失败之时，刘湘觉得利用蒋介石的时候已到，该出手了。他趁机向蒋介石发了一个密电，其中提出了一个“安川剿匪”计划，大意是只要你蒋委员长帮助我刘湘赶走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一方面给我应有的职权，另一方面给川军其他两个首领邓锡侯和田颂尧相当的利益，达到与邓、田夹击刘文辉，解除其武装，并占领其地盘和去掉其省政府主席职务的目的，我刘湘不仅保证将红军消灭或将其驱逐出四川，还能够抽出一些兵力听从你委员长用于“剿共”的调遣。蒋介石接到这份密电后，琢磨了又琢磨，在刘湘和刘文辉两人之间比较了又比较，最后觉得刘湘比起刘文辉来似乎要好利用一些，并决定按照刘湘的要求先给他吃上一颗定心丸。于是，他赶快给刘湘回了一个密电：“如能有把握，可便宜行事。”刘湘有了蒋介石的这个密电，得到了蒋介石的暗中支持，心里也就有了底。

不过，刘湘有刘湘的想法，他要拿红军作筹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知道蒋介石想消灭红军的心情十分迫切，因而有意提出必须首先“安川”，之后

才能“剿赤”。出于这种考虑，刘湘在与蒋介石南京政府打交道中，一直坚持“先安川后剿赤”的原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川陕转移之时，一心要当“四川王”的刘湘同刘文辉争夺成都的大混战也开始了，四川全省大小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混战。12月，辗转2个多月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之时，正值“二刘之战”正酣。这时，以川北为大本营的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派出30个主力团参战，支持刘湘，其后方仅留十几个团防守，显得十分空虚。红四方面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势如破竹地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进而着手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蒋介石如坐针毡，心急如焚，一再催促刘湘“剿共”。但无论蒋介石怎么着急，刘湘仍然横下一条心，只图自己统一四川的霸业。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逐渐坐大，刘湘又不听国民政府的调摆，致使蒋介石重新考虑能立即与红军作战的人选。1933年1月31日，蒋介石终于决定派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辖区“剿匪”督办，旋即于2月3日发布了这一命令，并拨给他100万发子弹和20万元军费。受宠若惊的田颂尧，觉得这简直就是天顶上掉下来的一块肉饼，蒋介石又出子弹又出经费，来帮助他收复被红军占去的“防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等的好事何乐而不为？2月中旬，田颂尧将其在川西参加“二刘之战”的部队大部东调，组织近6万人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实施较大规模的“三路围攻”。4个月过去后，田颂尧这个斗败了的公鸡没有脾气了。他有负蒋介石重托，只好向蒋介石作个交待。6月15 日，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划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军事方针和策略，突然听到一个随从参谋站在门口不轻不重地说：“报告总司令，有一封发自四川的紧急电报。”因为迫切需要听到田颂尧“剿赤”的消息，蒋介石很敏感地觉得这份电报肯定是田颂尧发来的。他在用右手接电报的同时，左手朝着随从参谋轻轻地摆了摆手，说：“你可以走了。”随从参谋刚行完军礼要走，蒋介石又说：“且慢，你先把电文给我念一遍，看里面都讲些什么。不要全念，只挑重要的念。”这个参谋又回过头来，从蒋介石手里接过电文，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内容一板一眼地念，蒋介石斜靠在一张长沙发上一字一句地听：

> 尧前奉中央命令，督剿川陕边区赤匪。材轻任重，自知难胜。祗以该徐匪等为党国根本大患，尧承命中央，不敢不前，欲以奋斗精神，使各袍泽闻风兴起，故倾全军之力，与该匪周旋。……尧部苦战半截，官兵伤亡，已愈万数，其余战士，风餐露

宿，手足胼胝。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殷，莫肯应援，饷拙弹缺，难事补充。匪得因利乘便，已由长池木门，进犯川省腹地，赣之祸，殆将重演于天府。尧奉职无状……

蒋介石突然站起来，狠狠地骂了一句：“娘希匹！”这是蒋介石在心情不佳时骂人的口头禅。“不要念了，你可以走了！”这个参谋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就是这样，他把电文放在桌上后，又给蒋介石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参谋出门了，蒋介石一个人还在屋里发火。“娘希匹，真没有想到田颂尧是个无能之辈，我看错人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为了知道田颂尧后面说了些什么，以便走下一步棋，蒋介石走到桌边，把电文拿在手里，一边走，一边看，参谋还没有念完的电文这样说：

> “尧奉职无状，固深内疚。惟匪为全国公敌，而专力猛攻者，谨尧之一军。剿匪军费浩繁，而负担者，谨尧部戍区之民。今兹之失，固在意中，从前之胜，转为意外。岂特尧之一人之罪，川中各军与有责焉。”

蒋介石看了这一段内容，这时他才意识到田颂尧统不住四川其他各军，这大概是田颂尧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而他心里在想：“娘希匹！你要是有

自知之明就应该请求免去此职。”果不其然，当蒋介石再往下看电文时，田颂尧在电文中真的请求免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之职。电文说：

“现匪扩充红军，数达三万以上，实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恐非尧部所能遏制。除电呈蒋委员长，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以期督率川陕各军认真督剿外，尧仍率所部任一方进剿之责。望我枢府诸公，迅筹具体方略，各方明达，一致催促协剿，用赴事机而弭匪患。”

看完电文之后，蒋介石用手不断地拍打自己的脑壳，一边打还一边说：“唉，看来当初利用田颂尧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啊！现在看来，四川境内能指挥各军联合剿共军事行动的，还非刘湘不可。可是……怎样才能使刘湘听从我的调遣呢？”蒋介石一时拿不出主意。经过几天前思后想，他最终决定先给刘湘一个“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头衔，然后再名正言顺地命令他全权指挥四川境内的“剿匪”。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于7月7日召开国务会议，作出了“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节制川中军队，协田剿川北共匪”的决定。

很快，这个委任状被刘湘接到。这时，刘湘的心开始动了，因为他觉得只要当上“四川剿匪总司令”，当“四川王”的日子就不会遥远了。不过，他苦

于与刘文辉之争没有结束，部队在短期内还无法抽出“剿共”，所以只能一边与刘文辉打仗，一边召集川军一些主要将领开会，商讨“剿匪”事宜。同时，他还给蒋介石拍了电报，给他吃一颗定心丸，声称他“已会同各部，正式出兵剿赤”。其实，蒋介石已从其他方面得到许多不好的消息：红四方面军乘反“三路围攻”胜利之机发动了进攻战役，不仅在历时半个月的仪（陇）南（部）战役中，一举歼灭田颂尧残部3000余人，进而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之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和陕南宁强县一部，而且紧接着发动了营（山）渠（县）战役，决心拔掉杨森第21军盘踞在巴中以南的前哨据点玉山场、鼎山场，以便进一步向南扩展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火气，终于在9月10日给刘湘发了一个紧急电文，限他必须大举“进剿”红军，并“限命三个月将赤匪肃清”。蒋介石深知川军不给甜头不会听命，因而决定先给川军拨去步枪子弹200万发。

刘湘接到蒋介石的这个电文时，他已经把刘文辉打败了。这时，他感到红军在四川的发展实在太快，已经开始危及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同时他还觉得如果还不履行诺言“剿共”，就很有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统一四川的霸业就会泡汤。刘湘把委任状塞进了抽屉后，突然想起了上次召集川军高

级将领会议时的情景，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顿时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原来，在那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川军高级将领都对刘湘不愿以自己的部队担负主力任务而不满，他们似乎要酝酿新的合作，要把刘湘甩开。“这还了得！我的霸业岂不是功亏一篑！”刘湘觉得现在必须立即出面领衔“剿共”，否则就后悔莫及。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里转来转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认为只要把自己的部队作为“剿共”的主力，川军其他高级将领肯定会服从他的统一指挥。他一拍脑袋，狠狠地说了一句：“就这么办。”

9月12日，刘湘又在成都召集川中各高级将领开会。川中各高级将领虽然各怀鬼胎，或者说都想称霸，相互间有不同程度的矛盾，但是在“剿共”的问题上，其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刘湘的会议通知，便都如期到会。

刘湘作为会议主持人，掐着手指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通知到会的第20军军长杨森、第28军军长邓锡侯、第29军军长田颂尧以及新编第6师师长李家钰和第23师师长罗泽洲等都来了。只是第23军军长刘存厚本人没有来，但他把最近提升为副军长的弟弟刘帮俊派来了。人数清点完后，刘湘摆出一付“四川剿匪总司令”的架子正襟危坐，先是干咳了几声，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满脸严肃地说：

“各位，开会了，哼！开会了！我奉蒋总司令之命，再次召集大家开会筹商剿匪规划，请大家围绕上次会议曾经议论过的主题，继续发表高见吧。我们都是天府之国的军人，保卫自己的家乡，把赤匪赶出去，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嘛。”说完，他把眼睛往屋子周围慢慢地扫了一圈，几乎把每个与会的人都看了一眼，然后伸手端起自己的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装出倾听意见的样子。

四川军阀的内争，是全国众所周知的。川中各部，心存取巧，各图私利，素不和睦，进则各争地盘，退则互相诋毁。如果从自辛亥革命算起，辛亥革命之后的20年间，四川军阀之间进行了约470余次混战。因此，刘湘也知道要把这些将领都拢到自己麾下谈何容易，必须注意察颜观色，必要时还得做出很大的让步。不过，刘湘总结了上次会议的经验，这一次他心里装了小九九，沉得住气。他耐着性子让大家畅所欲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有帅才风度，才会被人看得起，从而可以避免像上次会议一样，因大家尿不到一个壶里不欢而散。

刘湘耐心等待着，会场上先是一片寂静。任凭刘湘的眼睛转过来转过去，与会的其他将领就是不与刘湘的眼睛对视，好像是商量好了的，谁也不开口先发言。

坐了一会儿，刘湘憋不住了。他觉得会议的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氛有点不对，似乎太紧张了。为缓和一下气氛，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在原地摇动了一下身子，张开嘴巴慢慢地呼吸几下，调整了情绪后再坐下来。这时，他换了一副微笑面孔，又接着上面的话题说开了：“各位，我知道你们对我甫澄有意见！上次开会我已经觉察出来了。但你们都是军人，对我的处境不会不知道，也不能不理解呀。各位再回头想一想，就会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刘文辉正在抢我的地盘，我的部队抽不出来，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嘛。所以，那时我只答应拿出一个师来协助你们剿赤，最多还能拿出一个旅殿后。现在好了，刘文辉这个龟儿子……”一说龟儿子，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因为刘文辉是他的叔叔，但话已说出，不好改口，他接着修正说：“我的那个叔叔刘文辉，哼，总算被我打败了，除去了我的一块心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表个态：我甫澄是决心剿共的，这一次组织剿共部队，我决定以自己的第21军为主要力量，不再像上次那样把宝押在各位的身上。本来嘛，我的兵比你们多，武器装备也比你们强，你们希望我多出兵，我是恭敬不如从命。当然啰，各位也不能撂挑子，你们还得派兵大力支持，总不能让我甫澄唱独角戏吧！”刘湘一边说，还一边不时地用眼睛打量与会者的表情，他感觉到这几句话发生了作用，因为发现有人在小声说话，大概在议论着什么。

为了把大家的情绪彻底调动起来，刘湘又说：“现在，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南京政府对我们剿共很关心，已经给我们拨来了200万发步枪子弹。”

刘湘的话一说完，第20军军长杨森有点坐不住了，他也干咳了几声。刘湘马上感觉到杨森要发言，于是面带笑容朝他轻微地点了点头，然后轻声地说：“喂，大家安静，我的这位老校友有高见要发表。”

杨森与刘湘是校友，都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杨森恨自己能耐不大，没有巴结上蒋委员长，“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帽子没有戴到自己的头上，却戴到这位校友头上了。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如今红军就在自己的“防地”附近，要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光靠自己部队是不行的。刚才大家沉静的时候，杨森的脑子没有停止思考，他心里在说：“甫澄呀甫澄，你这个龟儿子好厉害呀！上次开会时深怕自己的第21军吃亏，不肯让自己部队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这次开会，你突然提出要让自己的部队当骨干，这不是演戏吧？”不过，杨森真正希望这次会议开成功，因为他觉得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最主要的敌人就是红军，红军一天不走，四川就一天不得安宁。因此，杨森决定今天给刘湘一个面子。

杨森又故意干咳了几声，然后呷了一口茶。接

着，他以不大也不小刚好能够让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话了。杨森一开口，大家以为他又要讥讽刘湘了，为了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大家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杨森，想知道杨森的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同时也好像希望杨森不要乱说话，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各位，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我觉得，剿赤大计，应由甫澄兄主持。我在这里表个态，今后我听甫澄兄的，他有什么决定，我无不乐从。”杨森的这几句表决心的话，刘湘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他认为只要杨森带头表了这个态，其他将领是不会唱反调的。

果然，被红军打得抬不起头来的第29军军长田颂尧也要发言了。他说：“各位，我想讲几句。”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田颂尧遭到红军两次沉重打击，在川军将领面前几乎是抬不起头来。虽然他知道自己没有打赢红军，给保定军官学校的保定系将领丢了脸，但他认为现在只有依靠刘湘才有望把红军打败，给自己挽回面子。田颂尧无精打采，说话慢条斯理，但他真正把自己心里的苦衷全兜了出来：“各位，我与赤匪交战10来个月，吃了大亏呀。原来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把剿共重任交给我，我虽然倾我全军之力，与赤匪周旋，但赤匪盘据通江、南江、巴中3县，扩充部队，有险可凭，致使我屡次攻

而不克。后来我率部拼死攻击，总算把赤匪打退了，并接连收复了通南巴3县，但哪里想到赤匪坚守苦草坝一隅，正当我左翼部队猛进锐袭柳林溪一带，打击其背后，以期一鼓歼灭之时，突然遭到其猛烈的反攻，使我垂成之功，亏于一篑。我左翼失利，赤匪乘大反攻，我军伤亡官兵超过万数，被迫撤退，致使收复之地，相继再陷。”一说到自己的防地被红军占领，田颂尧就触到了伤心之处，禁不住声音哽咽起来。还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眼圈也红了。觉得自己在众将领面前有些失态的田颂尧还接着说：“各位将领，我田颂尧与红军转战10个月，而今不仅兵力疲惫，而且戍区财力穷尽。若是骗了你们我就是龟儿子！”说完，他也表态说：“现在就看刘总司令的啰，我田颂尧亟盼刘总司令统筹全局，速发大军。”

本来，由于刘湘表态愿意把自己的部队拉到重要位置与红军作战，与会各将领的不满情绪就消了一半。现在，经田颂尧一哭诉，与会的各将领的情绪调更加动起来了。这时，他们觉得必须立即把红军消灭在四川或赶出四川。于是，与会各将领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议论纷纷。

刘湘也很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听着听着，自己也激动了。他从座位上再次起身，双手举过头顶，一边用力击掌，一边说：“诸位，诸位，请安静下

来，你们要一个一个地发言，让我能听个仔细。”这时的刘湘，他说的话与会者都认真听，俨然像个总司令在发号施令。就在他重新坐下的顷刻间，会场上安静了。

第28军军长邓锡侯见大家安静了，他把头转向刘湘说：“我来说两句。我觉得剿赤不能单靠军事，而应当军事与政治同时兼顾。如各部饷需之供给，粮秣之输运，伤亡之抚恤以及匪区之善后等，这一切都必须细密统筹。”

刘湘点头称是，并且还用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待邓锡侯讲完，刘湘把本子一合，然后带着满脸的谦虚气对大家说：“各位将领，你们的意见都很好，我们都想到一起了，英雄所见略同嘛，哈，哈，哈哈哈……”刘湘大声笑了，他笑得非常开心，笑得流出了眼泪。其他与会者也跟着哈哈大笑。是的，刘湘今天太高兴了，因为川军各将领在“剿共”问题上终于把尿尿到一个壶里了，这意味着他当“四川王”的日子为时不远了。是的，其他各位将领也真的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想乘消灭红军之机达到各自的目的，而且其中有人也是憋着一股劲想当“四川王”。

笑了一阵后，刘湘擦了擦高兴的眼泪，又接着说：“各位将领，你们瞧得起我甫澄，我决不辜负众望，一定要在3个月内把赤匪消灭干净。当然，这可不是我在吹牛，这是最近蒋委员长在紧急电这样命

令我们的。怎样才能在3个月内消灭赤匪呢？我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决定把全省的军队分成6路，把我们的飞机也用上，铺天盖地向赤匪围攻。我的初步计划是：第28军为第1路，邓军长任总指挥，驰赴广元、昭化、剑阁，负有进剿通、南、巴及截阻共匪西窜之责。以第29军为第2路，田军长任总指挥，由苍溪、阆中进剿通、南、巴，并负截阻共匪南窜之责。以李家钰、罗泽洲两师为第3路，李师长任总指挥，罗师长任副总指挥，负责蓬安、南充方面。以第20军为第4路，杨军长任总指挥，负责广安、岳池方面。以上各路均负有进剿通、南、巴及阻匪南犯之责。还有，就是我的第21军主力为第5路，总指挥由王陵基担任，在开江、开县集结，负责全力支援各方。以驻达县之第23军为第6路，总指挥为刘军长，负责达县、渠县方面，阻匪东窜。哦，对了，还有第6路方向以城口、镇巴地区为基地的王三春等部，他们有6个团，也是不小的力量嘛。我决定要他们分别由开县、城口地区向万源方向进攻。另外，这一次我们要出动空军，将18架飞机分别配置在梁山、南充机场，随时奉命支援作战。我提出的这个计划妥不妥，请讨论讨论吧。”刘湘一口气说完这些计划后，双手往上一伸，肚子狠劲地往前一拱，伸了一个懒腰，松动了一下筋骨。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又对大家说：“哦，还有一事，我给忘了。关于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